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英〕 R.J.约翰斯顿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英〕R.J.约翰斯顿 著

蔡运龙 江涛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德]勒施
著;王守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7268-7

I. 经… II. ①勒… ②王… III. 经济地理学
IV. F11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74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空间秩序

——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

[德]奥古斯特·勒施 著

王守礼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268 - 7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 45.00 元

Johnston, R. J.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Second Edition 1986)

Edward Arnold(Publishers)Ltd. ,Baltimore

根据英国爱德华·阿诺德出版公司 1986 年第二版译出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以及人文地理学为当代西方哲学提供的解释。作者把人文地理学看作是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中与空间和地方有关的方面。这种研究显然受哲学和方法论的支配,作者把影响当代英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哲学思潮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逐一介绍了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多种哲学和方法论观点,讨论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及其与人文地理学的关联。本书是作者另一本专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的姊妹篇。

本书作为一部全面、系统、权威、及时且简明地介绍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潮的学术著作,是地理学研究人员、地理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了解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其哲学基础的重要专著,亦可供从事和学习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有关人员参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0 年已先后分十一辑印行名著 46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二辑。到 2011 年底出版至 5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6 月

译者前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于世界水平。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急需全面了解国际上人文地理学的新进展。但迄今的介绍或者较为陈旧,或者很不系统、很不全面,甚至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能适应我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及时地翻译介绍一些系统、权威且简明的有关学术著作,本书及其姊妹篇《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正是这样的著作。作者约翰斯顿(R. J. Johnston)写作本书时是英国谢菲尔德(Sheffield)大学地理学教授,现在是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地理科学院教授,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是国际著名的人文地理学者,他极其丰富的著作在国际地理学界有很大影响。本书及其姊妹篇是他有关英美人文地理学的两本评论性专著,皆被认为是“杰出的学术著作”,“有关论题的标准教科书”。为此,我们将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学术界。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若干介绍当代国外地理学理论的著作,几能蔚为大观,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又将锦上添花。由此,我国地理学界大大受惠于商务印书馆在促进我国地理学发展中的特殊贡献,这在出版界可谓一枝独秀。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商务印

书馆并非唯经济效益是瞻,而是更多地注重社会效益,可歌可赞。此外,还要特别感谢地理编辑室的李平主任,正是他对国内外地理学进展的深切把握,才使得本书中文版的出版选题列入计划。

本书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蔡运龙翻译,第四章、第五章由江涛翻译,全书由蔡运龙校订。其中马克思语录的翻译参考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本书涉及的学术领域广泛,论题又颇为抽象,而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缺点乃至错误,祈望读者指正。

蔡运龙

1999 年 3 月于京郊燕北园

目 录

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5
第一章 人文地理学.....	7
人文地理学的论题要旨.....	9
人文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12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15
人文地理学的分支	18
小结	20
第二章 实证主义思潮	22
实证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24
实证主义方法论	35
实证社会科学	47
实证主义与人文地理学	51
实证人文地理学之要旨	56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经验研究.....	78
小结	84

第三章 人本主义思潮	87
人本主义研究种种	87
人文地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	118
人本主义地理学	134
评价	153
第四章 结构主义思潮	157
作为构成物的结构	158
作为过程的结构	164
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	190
结构主义地理学	203
小结	216
第五章 冲突与融合	218
三种思潮?	224
整合还是选择?	232
结论	251
文献目录	253
主题索引	284
作者索引	290

序 言

人文地理学通常因其多样的热烈争论而引人瞩目。这些争论并非仅集中于人文地理学的主题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人文地理学的哲学上,即其主题的倾向上,最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人文地理学者们由于涉足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而正面临着哲学领域内的争辩。“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考虑到证据的性质,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动摇着(传统)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人文地理学者们再也不能以做出一副“纯事实”表述者的姿态而置身于此类问题之外了,批评家们认为纯事实是不存在的。

本书是前一本追溯 1945 年以来人文地理学中关于哲学和方法论问题之争论的著作的姊妹篇。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Johnston, 1979 and 1983a)^①中,我曾经说明这些争论如何掩盖了实证哲学对经验哲学的取代,以及前者的观点如何又受到持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见解的人物的挑战。本书的目的是考察人文地理学在当代的多元化,而不是引申各种哲学的细节。这里的任务是补充介绍各种哲学的性质,也稍

① 为便于读者查阅参考文献,本书中文献出处一律保持原文。——译者

稍涉及关于每一种哲学的关联性和合理性的争论。

前一本关于人文地理学“当代史”的书的序言曾指出：人文地理学的学生需要对他们的学科内容为何如其然有所认识，并需要一个能使他们自己的见解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框架。对本书来说，序言也作如是观。在一门具有各种哲学竞争之特征的学科中，应当对学生们介绍这些哲学，陈述它们的基本原理和它们与人文地理学的关联。这种介绍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这里所选择的方式可能是最简单的。概论这一章认为，三种对抗的哲学（这里称之为思潮，因为每一种哲学都包含了多种有关的观点）支配着当代人文地理学。下面三章中的每一章介绍这些思潮中之一种，并勾勒出其基本特征及在人文地理学中的作用。最后一章试图把这些思潮联系起来。

本书作为社会科学之哲学的概述是非常初级的读物，仅作初步的陈述。它并不追求任何论题的深入，当然也不提供对任何哲学的详细解释，那样做会使读者对有关的思潮感到学究气十足而不得要领。关于这些哲学的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有很多（包括某些专为地理学者而写的）过于深奥，特别对于初学者来说难于读懂。这里试图做到的仅仅是介绍人文地理学者们正在探究的各种哲学的性质，任何希望追求深度的学生理当读更多的书。这里的很多讨论都依赖第二手资料，所以呈现在本书中的内容已经过若干透镜的折射，其内涵很可能有所失真。之所以采取这种途径的主要正当理由是：虽然第二手资料本身与原始内容有所分离，但从初始材料入手一般说来是太烦琐了，而且常常很困难。对于一本入门书，应要求简单明晰；对某种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则还必须进一步

深入地探寻细节和内部争论。

作为一本指导人文地理学者的入门书,本书并不打算涉及所有的哲学流派;对涉及的流派,在说明的详略上也并非一视同仁。在三个主要章节(第二至第四章)的每一章中,决定介绍详略的一般标准是当前人文地理学中对每种哲学的应用程度。例如,在人文主义思潮这一章里,对存在主义的介绍就少于对理念论和现象学的,因为存在主义并不代表地理学文献中的实质部分。这样的选择无疑反映了某些个人偏见,但无意规定也无意略述哪一种哲学对地理学者更好,或特定哲学的哪一部分更好(虽然第五章的某些讨论涉及我把各种思潮综合起来的企图)。我希望已提供了足够的详情来指明每一种思潮的性质及其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足够到能激励有兴趣的读者去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跟其姊妹篇一样,本书的部分基础是给大学毕业班学生所上的关于当代人文地理学之历史和哲学课程的材料。既然如此,当然假设读者有关于人文地理学实质内容的某些知识,对人文地理学文献比较熟悉,在这里所讨论的某些思潮领域中具有一定的(或许是不自觉地)工作经验。本书试图为读者阐明三种思潮的主要特征,为理解人文地理学中当前的哲学争论提供一个基础,为深入探究提供一个出发点,并提供一些材料使读者们能自己决定哪种哲学思潮适合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

本书成书过程中,我得益于若干友人。我的出版商鼓励我写作本书,这使我比以前读了更多的文献,对很多事情的思考也更为成熟,这种工作无疑已使我受益匪浅。在我的同人中,艾伦·海(Alan Hay)一直是一个有益讨论和争辩的稳定中心,我对他持续

不断的思想合作不胜感激。马尔科姆·刘易斯(Malcolm Lewis)通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贴切,基本上都采纳了。我的妻子丽塔(Rita)也仔细阅读了手稿,并指出了很多我未曾表达清楚的地方,我希望我已加以改善。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琼·邓恩(Joan Dunn),是她卓有成效地将手稿打印成正式文本。

第二版序言

当 1985 年初有人建议本书应在 1986 年再次重印时,我决定趁此机会准备新的版本。此举有三个理由。首先,已发现在第一版中有很多误传和不适当的陈述,需要更正;其次,我对本书的第五章不甚满意,希望重写;第三,本书写成后的四年(即 1982—1985 年)来,又出现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它们对于人文地理学者们所采用的那些概述于此的思潮,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相关价值之争论,又作了进一步的澄清,计划在 1986 年出版的书应该对此加以考虑。目前这个版本是在 1985 年 11 月完成的。

有些人曾经与我争辩:本书主要的三章所表达的极端观点是陈旧的。据称大多数地理学者已经承认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的力量胜于实证主义,并相应地修正了他们的工作实践。我被告知,人文地理学者作为主体已占据了中心地位,对此已有共识而无争议,这就承认了结构主义机制的存在,这就承认了人文动因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严谨地分析人文动因如何在这些机制的关联域内创造世界。对此我确信不疑。然而,即使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也需要认识那种中心地位的起源,需要分别从争论所涉及的各种思潮来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各种思潮,说明我们怎样走到这一步。

这个新版本的准备,得益于第一版的评论者们和许多其他向我写到和谈到它的人们,我衷心感谢他们非常有益的建设性评论。谢菲尔德大学给了我一学期的“研究”假,使我能从地理系的教学和行政事务中脱身出来;可是后来又决定要我在大学的核心规划(“规划”其实是“准备裁减”)机构中继续扮演一个角色,于是这期间的一半就几乎做不了“研究”。但无论如何,我总算还能挤出阅读和思考所需的时间。约翰·华莱士(John Wallace)总是鼓励和容忍一个热心于敲钟告示的作者的各種怪念头,琼·邓恩耐心而有效地打印了我的手稿,丽塔·约翰斯顿更是耐心有加,谨将本书作为一件小小的礼物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第一章 人文地理学

在科学群体中,各学科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其主题来界定,由它们研究什么而不是怎样研究来界定。然而,学科之间的界线却很难清楚地划分,因为被研究着的现实世界是由相互关联的一个总体组成,而不是一些分离的部分。因而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武断的,其目的在于把某些显然可研究的论题从其他论题中分离出来,尽管前者事实上并非独立于后者。当然,这样一种理想并非轻而易举。学科界线是相对可渗透的,这就为学科之间的联系做好了准备。当知识总量膨胀时这种联系也增长起来,而更加专门同时又更少独立性的学科就建立起来以研究特定论题。

从以上陈述中似乎可以推断,把知识分解为各种科学部门是逻辑决断的结果,并反映了有关学科的一致意愿。但事实远非如此。任一时代劳动的学科划分都是难以推翻的早期决定的结果。学科一旦建立,就不仅圈定了某种精神领地,而且学科本身也逐渐自我稳固;尤其是它又指导学生,把他们罗致进那个认识世界的特定观点中并又由他们来传播那个观点。因此,要改变这种劳动划分,要创造一种新学科结构的各种企图都必然要对已建立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这样的冲突会造成对个人地位的潜在威胁(见:

Taylor, 1976)。某些挑战成功了,但并不是处处成功。所以在不同国家,甚至有时在同一国家,分派给各学科的论题会是不相同的。在某些情形中,成功的挑战反映出某些能在其周围建立新学术中心的特殊人物的努力,但或许损害了一门或多门现存学科。

一门学科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传播这门学科的那些人能表现出潜在的鼓动能力,以保证其主题内容值得研究,其研究手段卓有成效(Taylor, 1985b)。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一门学科都必须证实其功利作用。学科一旦建立,其功利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自行产生。这门学科将需要持续不断地补充研究人员以提供新知识,例如需要补充训练有素的教师队伍来引导下一代学生。若不能维持资助者的支持就会导致学科的衰落,或许要付出被某一扩张“侵略者”吞食的代价。这种情况也会自行产生,因为学生越少,所需教师越少,而对学科功利效用的怀疑可能意味着对其研究需求的减少。于是一门学科的固定成员发现有必要促进该学科,当应变能力不足而且衰落的苗头显现时,这种促进活动尤其强烈(Johnston, 1985a)。

一门学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研究什么来贩卖自己,但它还必须发展关于其倾向的某种哲学,即它应如何去研究其特定主题?为什么?对某些学科而言,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认为只能有一种哲学。但对其他一些学科而言就不是这样了,关于哲学问题可能会有引人瞩目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仍然是围绕着功利的一些问题:哪一种哲学最适合资助者的胃口?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赞同以下观点:他们必须让他们的学科迎合日益由政府来扮演的资助者。某些人声称,对于什么有价值什么无